

采访人 张吉霞

世纪老人的话

张中行

卷
辽宁教育出版社

世纪老人的话 以对话形式



第一手资料 深入被访者的精神
学术生涯及人生历程的回顾

展示老人对其学术生涯及人生历程的回顾

世界 世纪老人的话

以对话形式 展示老人对其学

全部采用第一手资料

深入被访



本书为国家『九五』重点图书规划项目

主编 林祥
采访人 张吉霞



世纪老人的话

张中行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卷



石油大学 0179715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纪老人的话: 张中行卷 / 林祥主编. — 沈阳: 辽宁教育出版社, 2000.7

ISBN 7-5382-5733-0

I .世… II .林… III. 张中行- 生平事迹 IV. K820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07823 号

辽 宁 教 育 出 版 社 出 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
辽宁美术印刷厂印刷 辽宁万有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字数: 78 千字 印张: 4.25 插页: 2

印数: 1 — 10 000 册

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俞晓群 柳青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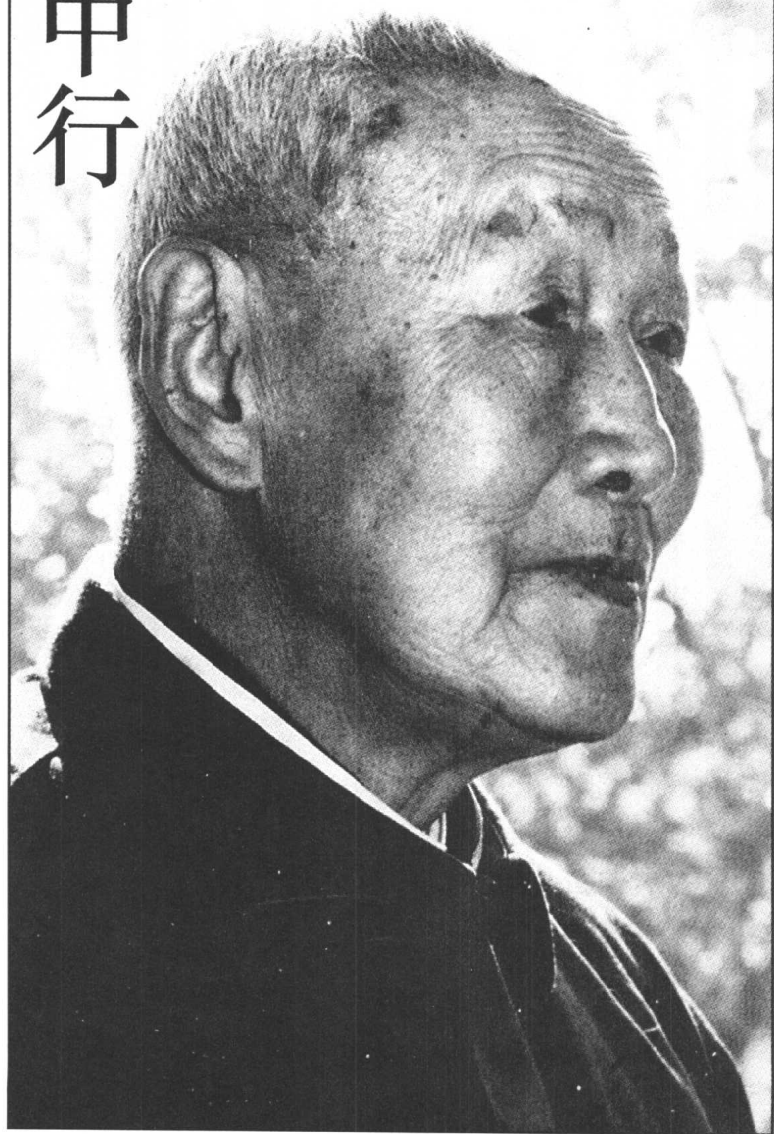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校对: 马 慧

装帧设计: 林胜利 吴光前

版式设计: 李 夏

定价: 10.00 元

张中行



编委会

总 策 划 俞晓群 林 祥
主 编 林 祥
副 主 编 李文慧
编 委 金 涛 巫新华 李鸣生

总发行人 俞晓群
责任编辑 俞晓群 柳青松
责任校对 马 慧
技术编辑 袁启江
装帧设计 林胜利 吴光前
版式设计 李 夏

策划人语

为何而做？人活着总要点事情，尤其是要干点有意义的事情，多少年以后还心有怀念、心中得意的事情。偶然在电视上看到因病住院的相声大师侯宝林，他在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、讲述自己的人生感悟，受到震动……要保留、要抢救这样一些世纪老人的最珍贵的“活”资料，先出文字书，就叫《世纪老人的话》。

如何做的？先找到世纪老人，即被采访人。称得上“世纪老人”的并不多，由阅历、学识、社会知名度等诸多因素决定。后选择采访人，采访人要能够领会和落实策划者的意图，要有学识与被采访的世纪老人对话，并能得到世纪老人的认同。这项工作的难度大大超过了预想。

做得如何？从策划到出书，磨了近三年，几经修改，从文字内容到装帧形式，都力求做到一流。《世纪老人的话》有两大特点，简言之：一、直接交流、对话，客观性强；二、可视为世纪老人的口述历史，史料价值高。

自觉做得努力，可得一个高分。最终打分人是读者。

目 录

策划人语 1

张中行先生小传 1

访谈实录 2

访谈随想 2

旧雨无痕 人淡如菊(吉 霞) 64

众家评述 64

我与张中行(季羨林) 77

张先生中行(叶稚珊) 87

张中行：哲思与激情(孙 郁) 101

《说梦草》读后记(李世中) 120

张中行先生大事年表 128

张中行先生小传

张中行,1909年1月生于河北香河县一农家。1931年毕业于通县师范学校。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。曾任教于中学、大学,编辑期刊。新中国建立后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任编辑。

先后出版的著作有《文言津逮》、《佛教与中国文学》、《负暄琐话》、《文言和白话》、《负暄续话》、《禅外说禅》、《诗词读写丛话》、《顺生论》、《谈文论语集》、《负暄三话》、《说梦楼谈屑》、《横议集》、《说书集》、《流年碎影》、《说梦草》、《散简集存》等。现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。

访谈实录



在先生家

(1999年秋，采访者吉霞与先生合影)

熟悉张中行先生并熟读张先生文章的吉霞，受系列丛书“世纪老人的话”编委会的委托，对张中行先生进行了多次采访。以下文字记录的是张中行先生与吉霞的谈话内容。

访谈者引言

21世纪即将来临。一个世纪的历程，有其广博的内容，这些内容的创造和实践，都离不开人这个主题。一个世纪的事，就是一个丰富、宏大的背景，在舞台上演练的是各种人。这些人在同一背景下，所演的角色各不相同。不可逆转的史实和众多的人组成了百年的历史。客观地记录这段历史，给后人留下一份可思索、可资谈的财富，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张先生，您可以称得上是世纪老人，而且是平民中“杰

出”的世纪老人，特别是您的经历，本身就是一部丰厚的传奇，真实记录您的经历、思想，主要是给后人留下一份真实可信的资料。希望您对此也采取“听命”的哲学态度吧！

一、家庭史

吉：您出生在河北省香河。据说当初明成祖朱棣曾想定都于此，后向西百里，进了现在的北京。到了20世纪末，香河又出了一位令世人惊叹不已的肉身不腐的老人。在您看来，香河是否可以称得上是块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呢？

张：关于香河县，我觉得没有什么特殊的优点值得夸耀。明成祖朱棣要在此建都，曾经是有过传说，但正史上不知是否有记载，如果正史没有记载，传说便不一定靠得住。因为明朝统一天下后，朱棣初封燕王，



又回家乡（1996年秋）

驻现在北京，势力表现在建筑等方面上应该有一定规模，但真正要建都，向东挪到一个小地方，可能性太小。要说香河人杰地灵，这种说法恐怕有些夸大，我在南方也曾走过一些地方，由风土人情各方面看，无论是江苏或是浙江，香河简直无法相比。江南富饶，物产丰富，更出人才，尤其在明清时期，文学艺术界的人才多出在南方，北方很少。不仅同南方比，就是同临近的宝坻县比也相差许多，据说宝坻县在明清两代出的进士就很多，而香河最多也就有过举人。至于近年出现一位肉身不腐的老人，我看纯属偶然，到现在不知是什么原因，没有经过任何处理，六七年尸身不腐。总之，要说因为香河县有什么特点才出什么样的人才，我看靠不住。我生在香河，如果说有一些成就，并非借地灵之光。

吉：您生于1909年，从您的著作看，第二年哈雷彗星光临地球。中国人很重视天象之说，从“履大人迹”到“和尚投胎”，特别是后来成为“名人”的人，在出生时总会有些“异兆”，您怎样看待中国人的这些传统说法？

张：你提这些问题，有些把我这个人提得太高了。其实关于异兆之说我并不相信。假如天象与一个人的成就有关，再假定说我还有些成就，那么我应该生在1910年，正好是哈雷彗星到来的那一年，岂不是更好？所以我不相信什么天人感应的说法。过去有人说诸葛亮死了之后，天上有个大星降下来了，我看都是迷信的说法。所以我生在什么时候，应该是必然之中的一种偶然。就像生理学讲，男女结合生育，孩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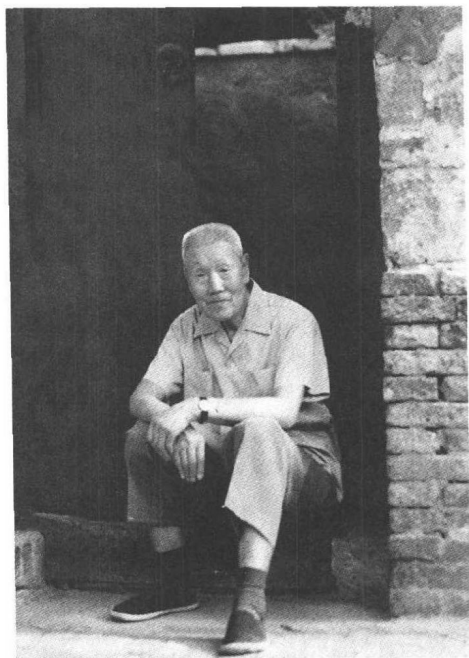
是多少万万可能之中的偶然，从科学的角度看，符合因果规律。但不要和天象拉上关系，这也是迷信的说法。我的看法是，历史上无论哪个大人物生死，都与天象毫无关系。

吉：在《流年碎影》中，您谈到您的祖先在南京大红门。由于“从龙”北迁，您的祖先在迁移过程中，家族中有过什么大事，或出现过什么“大”人吗？

张：我曾谈到过，我的祖先原在南京南面的大红门居住，估计是燕王攻陷南京后，迁都北京，“从龙”北迁的。北京先名平，后来正式称北京。中国人尤其是古人，十分尊重祖先，明太祖建都于南京，朱棣迁都北京后，也始终未敢撤销南京政府，仍保留一套官僚班子，比如北京有礼部尚书，南京便有南礼部尚书。因为我们是明朝初年北来的，估计我的祖先有可能是在军队供职，他们北来最早住的地方，叫河北屯，“屯”在古语里就是驻兵的地方。至于“河”，那里原来有条小河，传说是萧太后运粮河，不管什么河，总之有条河。祖先便在河的北面驻扎，后来就定居于此。其实，祖先在当时是什么职业，任何职，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资料，很难弄清楚了。也可能祖先是怀念故土吧，所以代代相传，凡是后代，无论什么时候到南京去，都要到大红门看一看，那里的张姓都是同族，可能那时大红门住的都是姓张的。我曾到南京去过，却从未到过大红门，想来同族人从明朝至今，经过五六百年，变化肯定非常大，早就不知到何处去了。现在说祖先北来，做过什么事情，有什么功业，都不清楚了。

吉：人生的第一位老师便是自己的父母，请您谈谈您的父母对您成长的影响。

张：谈及父母对自己的影响，明显的说不出什么。不像世家子弟，比如俞平伯先生，曾祖父俞曲园是清朝晚期的大



红门内外·老家香河(1998夏香河家中)

学者，父亲俞陛云是光绪年间科举考试的探花，进士的第三名。不管后人讲科举考试多么无用，多看不起科举考试，认为那都是胡闹，但我们总要承认，那时真正能够在科举考试中顺利考取的，应该都是规规矩矩的读书人，而且文章、书法各方面都是好的。俞陛云不止是中探花，文章好，诗词很通，作得也很好，生在这样的家庭，自然受到家庭熏陶和影响。

吉：钟叔河先生说您家很富，钱多得放不下，都摆在炕上。

张：(笑)哪里有那么多钱，家里不过比当地别人

家富点罢了，用现在的话说，也就是刚奔小康。像我们那样的家庭，对于我的读书没有什么影响。但在当时，我家也算中产之家，至少认识到念书是件好事情，父亲的文化程度很低，但也念过四书五经。如果勉强说遗传方面有一些关系，那么我受母亲的影响可能多一些，或者说受外祖母的影响大一些。外祖母当时信一种教，这种教讲行善，讲做一些好事，将来可以得到好报，并告诉人们要怎样才能好。这就和一般的家庭妇女不太一样，她起码想了一些问题。我曾跟人谈过，为什么在大学之后，本来是搞文史的，后来转而想研究人生哲学，可能就是想到我的外祖母，受她的

影响，也想知道世界、人生是怎么回事。所以说，一定要说受家庭影响，比较明显的是受外祖母影响。至于我母亲，她的性格非常好，是个称职的家庭主妇，做事非常有条理，这方面我深受影响。有的人做



张中行先生父亲（约60岁左右）



张中行先生母亲（约60岁左右）

事马马虎虎，东西放哪儿都记不清，我则不同，即使在夜里不开灯也能找到要找的东西。至今做事严谨，有条理。

吉：您的
兄弟姐妹以及与您走得最近的亲戚，他们给您什么影响。

张：勉强

可以说，我走读书之路，受了大哥的一些影响。我们弟兄两个，大哥小学毕业，功课不坏，考上现在的通县师范，原来叫京兆师范，毕业后教过小学，做过县里小学的校长。如果大哥没有上过学，那么我上学的可能性就很小。正因为大哥走了这样一条路，他觉得这条路很熟悉，是条正途，希望我也同样走这样一条路。所以我上完小学后，和他一样也上了师范学校。在师范毕业后，考上了北京大学。这里有偶然性，也是受了大哥走上学那条路的影响。至于亲戚，都是规

矩矩的农民，影响并不大。

二、求学史

吉：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“识文断字”的？您的启蒙先生是谁？

张：开始读书的时候，农村已有小学，一般中等以上的人家，孩子都要送去念几年书。比我早几年的时候还是私塾，我记得那时的教师叫张周，是个有名的私塾先生，很多人包括我父亲都曾跟他念过书。到我上学时，私塾已经没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新式的小学校，估计到我上学时，小学成立有五六年了。我的启蒙老师是个秀才，叫刘瑞墀，字阶明、通旧学，可是在那个时候，他要想混碗饭吃，就不得不维新。所以他教的也是共和国教科书，我认字、念文章皆学自此人，大约有四五年的光景。老师虽然教新学，但一直认为四书五经是真正的学问，所以晚上还曾给我们讲过《孟子》，回想起来，跟启蒙老师上学，除了识字，也没有什么大的收获。不像上大学，老师有自己的专长，有自己的见解，学生可以从中受益。

吉：据您讲，您的原名为张璇，是因为嫌写起来不方便，才改为“中行”。您改名时已在北大读书。那时您的学习兴趣多少已转向哲学，这“中行”二字是否也代表了您的处世哲学呢？

张：我的名字是上学后取的，最初估计是由刘阶明老师所起。因为别人不通文，不会想到这个字。那时取名，弟兄要排行，所谓弟兄排行就是同一曾祖父的兄弟都要排行，名字都要同一偏旁。我们那时弟兄

7人，我家是大哥和我，二叔父只有一子，排行第四，剩下都是三叔父的。我排行第二，我们这一辈的名字都是斜王旁。大哥叫张璞、乃玉之料，还没有打磨出来的。我的名字是璿（也写作璇），现在按异体字处理。这个字



风华正茂（1935年北京大学毕业照）

由《尚书·舜典》而来，“在璇玑玉衡，以齐七政”。璇玑玉衡是古代用美玉装饰的测天仪器；璇玑也都是天上星的名字。教师为我取名张璇，字呢，便取了衡字，因为行二，所以字仲衡。北大毕业后仍叫张璇，所以后来有人查旧的同学录，说没有张中行此人，其实那时的名字还没有改。后来流行印片子，也就是现在的名片，印在上面人家都不认识。大约是“七七事变”之后，北京沦陷时期，不愿再沿用原名，便取了仲衡两字中每一字的一部分。仲把“人”字去掉，衡把中间的“鱼”字去掉，叫中行。为什么去掉那一部分呢，因